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四辑 ·



谍海情波

郎慕中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I247.5
15670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四辑 ·

郎慕中 著

谍海情波

上海文艺出版社



90444782

南京工业大学
图书馆藏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谍海情波/郎慕中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3

(上海老作家文丛. 第4辑)

ISBN 978-7-5321-5074-8

I. ①谍… II. ①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4237 号

责任编辑: 修晓林

封面设计: 王志伟

谍海情波

郎慕中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352,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74-8/I · 3996 定价: 4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四辑,共9种,包括郑保志的《走向光明》、施雁冰的《沧桑老公寓》、王尔龄的《晚晴自珍》、左絃的《心影絃吟》、钱中立的《乱世丽人》、郎慕中的《谍海情波》、耿可贵、李惠康的《方舟之恋》、蒋星煜的《文人风骨》、阿章的《阿章自选集》。这9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13年12月

序 言

晚晴秋好笔墨青

郎 幕 中

《谍海情波》是郎幕中先生一本中篇连载小说的合集。原来，他的中篇在众多的日报、晚报上连载时，甚受读者的欢迎。看看他的一迭书稿，我不由回想起和他交往二十多年的一些情形。

是1988年的深秋，我接到一封约稿信，来信的是郎幕中先生，我并不相识。那时我生活在内地的省城贵阳，那地方虽说遥远闭塞一些，但是作家们接到全国各地催约稿子的信件，还是不少的。引起我注意的，是郎幕中这个名字。因为那几天里，在小小的省城里几乎家喻户晓的《贵阳晚报》上，恰巧正在连载一部颇受好评的中篇小说《谍海情波》，作者正是郎幕中。

于是我知道了，他不仅是一位编辑，也是一位作家。

这一年的夏天我到黔西南的大山里生活了一个多月，手上正在结束一个短小的中稿，那是我去地矿战线采访的副产品：山乡里发现了国际市场上紧俏的锑矿，知道矿石可以卖大钱的农民们疯狂地涌进蛮荒的深山，发财的欲望使得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山民们血红了双眼去拼斗，去搏杀，去不顾廉耻地赚钱……

小说似乎是符合郎慕中先生的组稿要求的，我回了一封短信，于是因为稿子，我们开始了神交。从信上我知道他还返聘做编辑工作，并且坚持着情节小说的创作，我想象中他该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执着于笔墨生涯，是一位胡子花白、文质彬彬的儒雅老汉……

谁知见了面，他看上去竟完全是一个精神健朗、红光满面的中年人形象，更难想象他已六十好几了。因为熟悉了名字，平时收到的报刊又多，我注意到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不断登出他的中篇小说连载：《神掌小马龙》、《乌窠村冤案》、《海盗》、《女探长》、《阴谋的漩涡》、《青鸟行动》《金三角毒泉》等等等等，经常两三家报纸副刊，同时在刊出他不同的小说，我读得多了，很惊讶于他勤奋创作之余，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印象，他专门撰写故事性强的情节小说的。

却不料接触久了，我才了解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文学道路上起步时，也是搞纯文学创作的。那些年里，他曾先后在《萌芽》《上海文学》《收获》《人民文学》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如《老煤师傅》《54》《阿芳姑娘》等等。

那么，到了晚年，他为何专攻起情节小说来了呢？

在一次笔会期间，我不由问他。

他告诉我，这要归功于他的启蒙老师，三十年代的女作家，我们作协的老编辑、老作家，如今已一百零四岁的罗洪先生。她在编发他稿子的时候，同时指出，他的小说富有故事性强，引人入胜的特点。这引起他的思考。文学的道路千条万条，文学作品的样式也更应丰富多彩，认定了这一点，他就干脆专攻起情节小说来。

为了写好情节小说，郎慕中先生不顾自己年逾花甲，仍尽自己所能了解飞速变化的外界社会，使得自己的思想观念能跟上时代。我多次听他讲起内地山乡、边疆海岛采访的经历。我还多次听他饶有兴味地讲起到上海各区、县公安局，从治安、巡逻、挨次深入生活中遇到的故事。他参加深夜巡逻，到里弄街道和居民交朋友，参与破案过程，正因为如此，他总是觉得有写不完的东西，新作如涌泉一般捧到

广大读者面前。编在这部小说集中的《血泪罂花》《阴谋漩涡》《青山泪》等都是情节曲折动人,让读者爱不释手的作品。

郎幕中先生是浙江桐庐人。1927年2月出生。照上海民间的算法,他已是87岁的高龄老人了!名作家俞天白先生曾撰文称道他是“古道热肠的郎幕中”。他自己在步入八旬时有一首《八十抒怀》:

暇便写作乐便舞,别将余年空蹉跎。

君子情交恩仇少,红尘坎坷乐自娱。

心比蝉清唯饮露,梦断鸥鸟每惊波。

欣逢盛世颐天年,壮志犹怀遂日戈

我读后深感这首诗道出了他“晚晴秋好笔墨青”的心态。愿以此文祝贺他越活越年轻,在文学道路上,壮志不已。

自序

我的文学道路

郎新

有人将人生比作标点符号：幼年无知是“？”，少年盛气是“！”，中年尘埃落定，事业成功，生活奔忙，是接连的“，”，人到老年来日不多，已到了夕阳西斜，因此应该划上“。”。我退休倏忽已快三十年了。的确，退休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往往环境、人事关系变了，会出现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一种苍凉、落漠的心境。其实退休后人生的道路还是漫长的，不应该给自己划上句号，仍旧要划上惊叹号。

转眼自己已耄耋之年，亲身经历了漫长的人世风霜，尝尽了战火、流离、饥饿以及革命转型期的不安、惊恐与绝望。现在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见不到“古道西风瘦马”的苍凉，却可以体会“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浪漫。缺点在不断改正，弱势群体受到救助；这又是一个创造，奋斗的时代，可以大胆追求“中国梦”的幸福。璀璨的桂冠又回到成功者的头上，这是一个充满人文生机的时代。夕阳无限好，晚霞更灿烂，回忆自己年轻时代，走过的文学道路，少年学生时代，我就沉迷于冰心的《寄小读者》，巴金

的《家》《春》《秋》，做过金色的作家梦。青年时代，开始像拓荒者那样，十分艰辛地一次又一次碰撞着文学的大门。还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当时上海作协给我们这些文学爱好青年举办各种文学讲座和创作学习班，也就是现在的笔会形式。使我记忆犹新的是1965年参加《收获》和《上海文学》联合举办的第三期创作学习班（也是最后一期）。我们二十多个年轻人，带着作品的构思题材，携着铺盖到上海作协报到，住在作协西厅。作协领导对创作学习班十分重视。由创联室王道乾、唐铁海两位作家，具体负责安排我们的生活、学习、创作活动和参观访问、深入生活。当时巴老、吴强、魏老、肖岱几位前辈，我们心目中最崇敬的著名老作家，轮流到学习班，以座谈形式给我们谈文学创作规律和经验，气氛融洽得就像在课堂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亲切。《收获》和《上海文学》两个杂志的编辑，他们发完本期刊物的稿子，全体出动，到创作学习班，和学员结成对子，帮助辅导谈创作构思。之后，又一次帮助修改作品。作协领导和老作家，还有两个编辑部的编辑，对业余作者的这种园丁精神使大家十分感动。因此学习、创作热忱高涨。可惜好景不长，我们的作品小样打出来了，为期二十天的创作学习班即将结束，这天早晨突然听到广播姚文元的《海瑞罢官》。紧接着创作学习班结束，《收获》《上海文学》停刊。不久，史无前例的灾难性的“文革”开始。

一场“文革”浩劫，把我的作家梦彻底打破了。之后，一直搁笔，埋头于自己的粉笔生涯，退休后，在老伴的鼓励下，我又拿起了笔，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竟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地步。退休几年中我发表了近二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中、长篇情节小说在全国各大报上连载，深受读者欢迎。一次作家协会举办笔会，期间，叶辛同志问我以前是搞纯文学创作的，到了晚年为何专攻起情节小说来了呢？我告诉他，这要归功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三十年代的著名女作家，《收获》编辑部的罗洪老师。过去她在编发我的稿子的时候，同时指出，我的小说富有故事性强，引人入胜

的特点。的确，我从小就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因此也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在刻画人物同时，串连引人入胜的情节。而且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文学作品是人们的精神粮食，也同物质生活一样，需要丰富多彩。比喻小菜场供应副食品就是琳琅满目，有蔬菜、青菜、萝卜、豆腐等；也有荤菜鸡鸭鱼肉，更有高档海鲜、鱼翅等等。这样才能满足各种不同消费者需要。文学作品为满足各种不同读者需要，也不能只限于一种模式、文学的道路千条万条，文学作品的样式也应丰富多彩。认定了这一点，我就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干脆专攻起情节小说来。而且越写越感到有写不完的题材内容。我终于在文学的道路上，迈开了脚步，使我老有所为，也圆了自己年轻时的作家梦。

的确，创作很艰苦。为了作品能适应时代步伐，要不断充实自己。读书，深入生活，还要广交朋友。为了写公安题材，我到政法第一线，随市刑警 803 同志到区（县）采访重大典型刑事案件，深入区公安局。与公安干警交朋友一起去巡逻，勘察罪犯现场，旁听审讯案犯，参加严打行动等。深入生活不仅为自己打开了更广阔的生活大门，不断开拓了视野，也丰富了自己的生活内容。因此，是创作给我增添了活力，使自己仿佛更年轻了。一些外省市从未会过面的编辑朋友，在电函中知道我已是个八旬老翁，都吃惊地说：“哇！读您的作品，我们还以为您最多才 40 多岁呢。”

退休后，我在人生道路上，又拉开第二次大幕。我深切体会到，老年人生活内容丰富了，就不会有孤独；人生有了追求，生活就会感到有希望，充满活力。因此，我感到创作使自己的心身更年轻化了。这是因为整天与自己作品中各类人物共命运同欢乐，从而陶冶了情愫，并不断提高自我存在和向往明天的境界。于是乎烦恼、忧愁、寂寞、苦闷等有损人身心健康的因素，将可转为宁静、愉悦、温馨、宽容、和蔼等有益于人身心健康的积极因素。正如朱自清先生说的：“但得夕阳无限好，何必惆怅近黄昏。”已过知非之年，要开心、不贪心，以文

自娱，常作闲人乐太平。因此我要用自己这支拙笔，“晚晴秋好笔墨青”，写出更多更好的讴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作品来。

2013年初夏

目 录

序言：晚晴秋好笔墨青	叶 辛
自序：我的文学道路	郎慕中
血泪罂花	1
阴谋的漩涡	107
青鸟行动	177
青山泪	200
谍海情波	228
劫机犯	280
女探长	331
公海喋血记	387

血 泪 罂 花

一、金三 AB 计划

还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在 P 国的茵雅湖畔，已是新柳夹道，繁花似锦。茵雅湖中心的小岛，是 P 国以风景秀丽而闻名的大学区。湖上白帆点点，水波与霞光相映，艳丽迷人。

在岛上的一座高级别墅里，国际刑警反毒中心署，正在举行东南亚多国反毒品联合行动紧急会议。会议主要是部署多国反毒部队，进入金三角腹地，彻底摧毁毒枭的“金三 AB 计划”。据从西欧贩毒集团派遣的代号“黑豹”的特使身上截获的情报得悉，“金三 AB 计划”分两部分组成：“黑豹”这次的使命是携带西欧和美洲的地下贩毒网——即“金三 B 计划”，进入金三角腹地与大毒枭阮莫会面；阮莫长期经营掌握着整个金三角的毒品种植园、毒品加工厂和东南亚的毒品销售网——即“金三 A 计划”。他们双方会合的目的是为实现他们的“金三 AB 计划”，掌握对全球毒品产、供、销的控制权，梦想建立他们永恒的黑色地下王国。

国际刑警反毒中心署的恩克将军亲自主持召开了这次国际性紧急会议，他预计到国际毒枭在各地都有他们的耳目，一定会千方百计向会议渗透并进行破坏，因此和会议的具体组织者、中国国际刑警高级官员申屠啸尘中校研究决定：把这次国际性紧急会议搬到远离东南亚国家的 P 国著名海湾、风景秀丽的大学区召开，并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

会议定于 2 月 10 日举行，通知各国代表提前三天报到。代表一到达，当天晚上就举行了正式会议，会议夜以继日进行，于 9 日下午

已圆满结束，当晚正式代表就离开这个国家。10日上午，高级别墅戒备森严的会场，突遭一场空前浩劫，经查有人于前一天放置了定时炸弹，幸亏有关部门事先作了虚张声势的安排，没有伤一个人。凶手竟是渗透进P国反毒中心局的工作人员，被捕后关在监狱里，还未等审讯，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晚上，恩克将军把自己在国际高级刑事警官学院任教时的得意门生、现在的得力助手申屠啸尘请到自己的房间里。恩克将军用有力的大手亲切地拍拍申屠啸尘厚实的肩膀，两个既是师生又是战友的眼睛里都洋溢着力量的光辉。在申屠啸尘眼里，将军不仅是严格的上级，也是他心目中最崇敬的师长。

恩克将军大半生和贩毒分子打交道，是一位反毒品专家，多少国际贩毒大案被他侦破，多少毒枭逃不出他的火眼金睛，栽倒在他的手里。因此，毒枭们对他恨之入骨，派遣国际一流的职业杀手多次加害于他，但均未得逞。将军面对死亡威胁，毫不畏惧，仍一如既往。他目前具体负责国际刑警东南亚地区的反毒工作，对贩毒分子毫不手软，展开积极斗争。

这时，恩克将军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文件，递给申屠啸尘说：“中校先生，这是有关‘黑豹’的详细材料。阮莫的毒巢在金三角心脏地带，国际刑警和各国反毒部队多次派人进去，都没有成功。金三角神秘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它成了原始森林中的百慕大——死亡之谷。冒充‘黑豹’身分，取得阮莫信任，你这个设想很大胆，是进入金三角腹地、诱使阮莫交出‘金三A计划’的唯一好办法，但危险性很大。阮莫十分狡猾。我们曾多次派优秀的刑事警官想打进阮莫毒巢，都是一去不回。只有最后一次派遣的两名警官，一名代号08的至今下落不明，另一名刑事警官我们在丛林边缘找到他时，已奄奄一息，从他临死前断断续续的话中，知道阮莫的毒品工厂都在地下溶洞中，有一条秘密隧道可以通外面，你进去务必要摸清这条秘密隧道，设法及时与外界联系，以便多国联合部队进入毒巢，一举歼灭毒枭，彻底摧毁

‘金三 AB 计划’。”

恩克将军说到这里，两条威武的浓眉微微蹙了蹙，充满慈爱的严峻的目光，看着申屠啸尘，十分关切地说：“这次虽是一次国际联合反毒行动，可是金三角是世界毒枭争夺之地。除了毒枭，还有其他黑社会势力也会粉墨登场。据可靠情报，某大国的 UP 公司正觊觎‘金三 AB 计划’。他们出高昂代价，雇用国际著名职业杀手打入内部，企图伺机夺取‘金三 AB 计划’。因此，金三角情况十分复杂，国际刑警总部反毒中心署已用蓝色通知，照会当地国际刑警反毒中心局，派干员协助你的工作。”

恩克将军这时忽然想起一件事：“中校先生，有件事差点忘掉了。”他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这是刚由总部快邮专线送来的。”他慎重地把信交给申屠啸尘。

“啊？是妈妈写来的信。”啸尘惊喜地小声说。他在襁褓中时父亲申屠杰就被驻扎在云南的国民党 93 师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信。申屠啸尘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哺育成人，转眼已经 28 个春秋了。恩克将军对这位年轻的警官具有非同一般的感情，且对申屠啸尘的身世了如指掌，他忽然十分同情和关切地问：“你爸爸有没有消息？”

申屠啸尘摇摇头。恩克将军深深叹了口气说：“唉！可怕的战争，给人们带来多少创伤。”

送走各国代表之后，第二天，双鬓斑白的恩克将军要回巴黎国际刑警总部，申屠啸尘亲自开车送将军到机场去。

天空不知什么时候起被稠密的云层控制了，一道曲折的电光在云块的缝隙处爆裂出一道强烈的白光，刹那间四处都响起震耳欲聋的隆隆雷声，好像整个的海湾山峦峰巅都坍下来了，随即密密的雨点，倾盆般泼了下来。

申屠啸尘开车，顺着海堤的柏油马路一直往西走，又拐了几个弯，前面已是盘山公路。这里山势十分险峻，一边濒临万丈深崖的陡

壁，下临烟波浩淼的大海，波涛汹涌的海浪发出尖利的咆哮声。申屠啸尘紧握着方向盘，窗玻璃上的水花像小河一样，已看不清外面的路面，他放慢车速，“劳埃司”越向上盘绕，山势重叠，山谷之间弯度越小。这里是出名的九曲十八弯的险峻处。突然黑暗的天空中有一道闪电，借着闪电的蓝光，申屠啸尘抬头一眼瞥见相距 20 米的礁石坡上，有两个黑呼呼的人影一闪，一块巨石从上面滚下来。申屠啸尘大叫一声“不好”，“咔嚓”一声猛踩油门，“劳埃司”箭一般蹿了过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巨石从车尾飞了过去，“轰隆”一声巨响，落下悬崖。申屠啸尘深深吐了一口气，随即放慢车速。他回过头来，一看到自己心目中最尊敬的将军赞许的眼神，轻声地道谦道：

“将军，让您受惊了。他们还像幽灵一样，紧紧盯着我们不放。”

恩克将军轻蔑地一笑，宽慰地对申屠啸尘点点头说：“没什么。”随即脸上又现出十分严峻的神色，“毒枭们终于狗急跳墙了，想不到序幕这么快就拉开了。中校先生，十分感谢你，相信你一定能用你的睿智、果敢和胆略，粉碎毒枭们的‘金三 AB 计划’的。不过，眼前毒枭们已盯上了我们，你也必须尽快在这里消失。”申屠啸尘会意地点头说：“将军请放心，我……”话音未落，他突然从反光镜里，发现有一辆红色轿车，在茫茫雨雾中像一颗流星一闪，超前驶了过去。两人顿时沉默不语。

海湾的天气瞬息万变，刚才还是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等申屠啸尘从机场出来，漫天飞卷的乌云已在疾风中消逝。海湾风平浪静，又现出明媚宁静的景色。他刚打开自己的车门，忽然一眼瞥见对面马路正停着那辆红色“奔驰”，一位雍容华贵的摩登女郎戴副蛤蟆墨色眼镜，正注视着自己，并嫣然一笑。出于职业的敏感，申屠啸尘觉得这个女郎有些特别，好像是冲着自己来的，但从她微笑的脸上看，并无恶意。申屠啸尘一看手表，忙发动引擎。“劳埃司”在盘山公路上奔驰，他注意着后面，果然不出所料，鬼影似的又闪出一辆黑色轿车，发疯似的超过前面的红色“奔驰”，后来居上，紧紧咬在自己的车后，

摩登女郎那辆红色“奔驰”只能紧随在它的后面了。申屠啸尘故意加大油门，提高排挡，箭一般向前面疾驰而去。后面一辆紧跟一辆也加大马力。申屠啸尘突然放慢速度，后面车也放慢速度，简直像在捉迷藏，但始终是保持一定距离。

这时，暮色四合，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了，海湾雾岚也升腾起来。申屠啸尘开着“劳埃司”穿过海堤，爬上岬湾，在盘山公路上缓缓行驶着，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车子穿过礁石岩区，出了前面峪口，就是海湾最险峻之处：一块鹰嘴似的巨岩突出着，路面形成一个小小钥匙湾，一边是万丈深渊，只能通过一辆车。申屠啸尘心里盘算着，不免暗自好笑。他把车子开得很慢，瞧了瞧手表，预定的时间已快到了，又继续往前开。出了峪口，一眼瞥见前面一辆重型货车已横挡在公路上，等申屠啸尘的“劳埃司”驶近，车刚一停下，重型货车上两支巨大耀眼的车灯“刷”地向这边公路扫射过来，把路面、车辆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清晰。“唿喇”一声，几条戴面具的彪形大汉，从货车车厢里跳下来，将申屠啸尘驾驶的“劳埃司”团团围住。紧随后面的黑色轿车和红色“奔驰”急忙停下车，远远地观望。前面的车灯“刷”又熄灭了，在浓重的暮色里隐隐传来厮打声，接着是汽车被推入悬崖，发出“轰隆”一声爆炸声，一团火球落进汹涌大海之中。重型货车的巨型车灯又亮了，公路上那辆“劳埃司”已不见踪影，重型货车发出一声尖利的喇叭声，就向前疾驶而去了。

这惊险的一幕，只发生在一瞬间。好一会，驾驶那辆黑色轿车的年轻人，吃惊地张大嘴巴，半天才合拢来，他朝坐在身旁的面目狰狞正悠闲地吸着雪茄的职业杀手，伸了伸舌头，轻声吐了一口气说：“好险！”

职业杀手取下咬在嘴里的雪茄，伸出窗外，敲了敲灰，回头咧开大嘴笑了笑说：“今天碰上好运气，不必我们亲自动手了。快！回去向老板领赏金去。”

黑色轿车在公路拐弯处“嘎吱”一个掉头，就向市区疾驰而去。